

# 自行冲刷出河道的对话

朱灿

评论家张新颖在其一本书的序言里曾谈到这样一种认识——“时间在里面”。这本书不神秘,书的名字也叫这个。一直印象深刻,因其容易明白之处在于,我们“在时间里面”,而难于做到“时间在里面”。难做,源自这里面还有一个自觉的东西,我们都是寻常人,“自觉”这种东西,可能我们也只能回头找,在那些过去了的切切实实的日子、事情里,在那些由经历衍变而来的经验里找,而最终走出经验,这时才能找到它,并体会到这种“自觉”带来的欢愉——它照亮自己。唯有照亮自己,才能见着那些淌过自身的时间,它们过去了,但不固定,依旧虎虎生风姿态盎然。《谈话录》,从这个角度来讲,也是一本存储着时间的书,这些时间依旧附着在那些平凡而不安静的小事上,它们在向观望着诉说。

开篇,张新颖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:“如果把谈话比喻成河流的话,我并不想事先为它准备好河道。”这是实话,河道从来不是早就被谁准备好的,它是河流自己缓缓冲击形成的,是河自己决定流向哪儿。交流亦是如此。按常规思维去想,一个批评家和一个作家交流,更多的是一问一答。实际上

却并非如此,这本书中,其实问答的比例不重,更多的是谈论,以陈述的方式进行的。陈述意味着分析的推进、判断的推进,但它们离结果还相距甚远,甚至可以没有结果。没有了结果,很多事情就在这样的交流之中出来了。这样的方式才能带来“自觉”——一种交流上的。

交流对象的选择是相互的,如果从《谈话录》的体量上来看,可以理解为张新颖选择王安忆来作为交流对象,这样的选择,除开工作关系之外,还有一点——王安忆特别擅长“看”。

她看过许多地方,许多人事,从小的幼儿园,到长大后下乡,回来工作,再继续求学写作,等等。前面几十年的泰半经历,在她那一代人那儿是常见的。但很明显的,王安忆所见的又不同于很多人,小时候与保姆生活,保姆是扬州乡下人,在她那儿,王安忆看到了一种“鲜艳的颜色”,这样的颜色带给她一种非常“清爽”的感觉,即使山河动荡时势如涛,这样的“清爽”却如此敞阳,甚至可以说,这样的“清爽”既照亮了此后的一段路,也“照亮”了后来的写作岁月。

随之而来的特殊时代里,那些滋生而出的苦闷甚至绝望

感,在她那儿,则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——大部分源自时代,另外的则根植于个体的生命,时代气息激烈地裹挟着个人,个人极其容易地被卷入到社会脉动中,因其看清,心理上能稍得一宽敞之所,由是,便能依循自己的某种感知而“使精神上有一个逃避的地方”。能看见个人与社会、时代的纷繁纠葛,自然能看到为其他人所忽略的东西,一些特别重要的东西。王安忆在“看”汪曾祺先生时,看到了两个东西,一个是劳动,一个是享受。回望我们的文学及文学史,如此去看“劳动”,是极其少见的。而劳动本身是蕴含“快乐”属性的,忽视这个问题,写出的劳动,则必然不会带着享受的性质,这样的“劳动”其实是缺失的。也即是,在此一点上,王安忆的所“见”在拯救“劳动”本身。因为看到了这些,我们会发现,在王安忆的笔下,少了一种“怨”,她所写出的“怨”也只是根植于人生命本身的阶段性的、生活性的“怨”,而非支配着“谈劳动而色变”这一现象的背后力量所蕴生的“怨”,前一“怨”尚有可解之机,后者则是死结。

《谈话录》中,王安忆谈到了许多过往的事,这些事,正是“谈话的河流”自行冲击出来的



河道。这自然需得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冲击出一条河道来。不求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的壮阔,但有顺遂自然的态度,则生机自蕴。

张新颖和王安忆交流了那么多,正好呈现了一个作家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。不一定是需要一个有写作背景的家庭,更需要你会“看”。“看”这一动作,本身就意味着打开,打开自己,让生活进到生命里来,它进来了,个体的人才有机会出去,出去了,才能“自觉”,惟其自觉,才能照见自己。

《《谈话录》王安忆、张新颖/著,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版》

## 柳树柳树,请带走我的孤独

刘小波

马金莲的长篇小说《孤独树》聚焦的是一个十分引人关注的话题:农村留守儿童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剧,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涌入城市,但是他们并不能很快在城市真正扎下根,他们的下一代也无法在城市生活,只能留守农村,他们就是留守儿童。小说讲述的正是农村留守儿童之一的小马哲的生活遭遇。

《孤独树》的取名源自小说中马哲种下的一棵柳树,围绕这棵树,将马哲以及千千万万个农村留守儿童的孤独表达得淋漓尽致。离开亲生父母,马哲的世界是极为孤独的,于是他种下五棵柳树,分别代表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和他自己,这是小马哲渴望家庭温暖的最朴实的表达,无奈最终只成活一棵,就是代表他自己的被命名为马哲的那棵。这棵柳树,成为了小马哲排遣寂寞,说说话的唯一知心朋友,无论是受到同学的欺负,爷爷奶奶的打骂,还是心情烦躁,思念爸爸妈妈,他都只有跑到这棵树跟前来,这是何等的孤独!

作者在孩子的孤独,写到所有人的孤独。小说以小马哲的视角来展开,父母的孤独虽然没有明说,但是透过文字能够深切感受到,从梅梅对儿子的想念,到马向虎拼命努力挣钱,只求儿子能去城市接受教育,他们虽然一次次抱怨钱不好挣,工也难打,但依然把孤独藏在心底,继续在外打拼。这种离开故土和亲人的打拼,又是怎样的孤独呢?即使是活了一大把年纪的爷爷奶奶,对世界的不理解,也是一种孤独,他们对那些不再眷恋土地,不肯回家乡,不愿意陪伴孩子的外出打工者,也是不能理解的。

作者虽然没有在小说中发表任何带有观点的论述,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。有很多细节都极具深意,比如上文提到的和柳树交朋友的小马哲,再比如马舍奶奶离世后,受过重伤的爷爷也加入了送葬队伍,因为村子里没有更多的青壮年了!小说中对西北乡村的描绘底色是有“挽歌”情绪的,老人对农具的细心呵护,对牲口的念念不忘,对庄稼和土地的挂念都是在对农耕文化的追诉。

《孤独树》有一个开放的结尾,马哲既没有参加考试,也没有找到妈妈,只是通过马哲的视角写到火车来了,一群又一群的人踏上火车,奔向要去的远方……离乡浪潮不可阻挡,留守儿童却找不到自己的挚亲。到最后,马哲明白了,不是父母不爱自己,而是现实生活需要自己尽快成长。现实问题的提出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,离开村子的人是否还会回来,爸爸妈妈是否复婚,荒芜的土地能否再长出庄稼?那棵日益茁壮的柳树,是否能带走马哲的孤独?小说至此戛然而止,留下的思考无穷无尽。

(马金莲新作《孤独树》,刊于《花城》2019年第4期)

## 走进未燃的灯里

林金壹

金圣叹在评论《水浒传》时曾提及“草蛇灰线法”,即作者在构造小说情节时留下隐约可见的线索。如果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诗歌,或许也能找到打开多多的诗歌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。萨特认为,“他者”的存在是“自我”显现的先决条件,并且两者的基本关系是冲突。但在多多笔下,“我”和“你”(另一个“他者”)呈现出更多样化的状态。他们可以相互依附,让一棵树成为另一棵树的影子;可以共同静止,以一方的驻足来停止另一方的徘徊;可以彼此躲藏,让真实的心掩盖在事物的后面;也可以相互分离,让一方成为另一方的遥望者与守候者。在简短的诗句中,多多道出了“我”和“你”的微妙关系——好比一根橡皮筋的两极,朝着相反的方向远离又始终紧密联结着。在这样的矛盾统一体中,一切都在不停变换中,“我”和“你”相生相克,爱与怕、出发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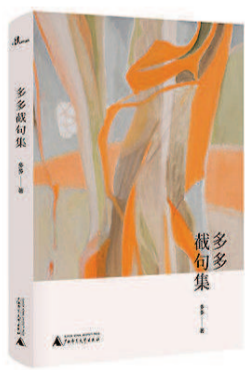
折回均是一体两面,而唯有时间是恒久存在着的。综观诗集,多多探寻人类历史的起点和所有时间的原点的努力流淌在字里行间。那个“我”企图在自己“看不到的事物”里看到时间“那朵漫长的玫瑰”,然后通过这条玫瑰栈道回到“狮子还会思考,美人眼中还没有怒火”的时候,羡慕着那时的我们“还能走进不可理解的事物”,感叹着“她们洗浴的气息已放慢了河流的流动”,然后试着在“心灵创造不可见”的谜题里破解生活的寓言,欣赏“像创造一样稳定”的美。

跟随着多多,我们也仿佛时间在隧道里驰骋,带着一无所知的虔诚窥探宇宙在混沌之初的奥秘。诗人在和“他者”的参照中觉醒,在原点的探索中翱翔,所要成就的仍是那个独具个性的自我。这个“我”在黑暗里睁着眼沉默,想要点燃沉默中的那盏“未燃的灯”,“以照

亮从未抵达我们的每一日”。这个“我”深深依赖着紧张,哪怕痛苦多如羊毛也仍“坚守活着的状态”,不允许任何人前来打扰自己的孤独。这个“我”让人想起“热得发冷”的鲁迅,即便眷恋着黑夜也要为他人带来光明,即便热爱孤独也甘愿为他人奉献和牺牲,在绝望中挣扎着活着。

诗人是寻梦者,相信自己的梦会开出花来;诗人是孩子,任性地下画自己的幻想,想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;诗人是一棵孤独的橡树,有着沉重的叹息也会举起英勇的火炬。多多用他作为诗人的独立精神和玄思妙想写下了这些“没有目录”的诗歌文本,让我们得以走近诗歌本身,看见那颗隐匿在灵魂深处的赤子之心。

《《多多截句集》多多/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》



上一次看到多多的诗,还是在他作为“朦胧诗派”的成员之一和舒婷、食指、顾城等人集体亮相的时候。而这一次,多多以他自己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专属于他自己的诗歌世界。

打开书籍,随手翻动几页就已感受到这本《多多截句集》在设计上的别致:没有序言、没有目录,有的只是诗歌文本本身。而那些语句,也并未像传统诗集一般整首整首地排列,只分散在各个空白页上,或一行独立,或二三成行,像是散落的珍珠,既可单独观赏,又可以线串联,读出散文诗的味道来。这样的一本书,与其说是诗集,倒不如说是精美的“诗歌笔记本”,图文并茂,每一页都藏着诗人写下的惊喜。